



我的探戈之恋

KISS & TANGO

Marina Palmer

[美] 玛丽娜·帕尔默 著
许广洁 吴妍 杨婷 译

沉迷于探戈，恋上布宜诺斯艾利斯，
探戈，成了她生命中最情色和激情的减肥运动！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我的探戈之恋

KISS & TANGO

Marina Palmer

[美] 玛丽娜·帕尔默 著
许广洁 吴妍 杨婷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探戈之恋 / (美) 帕尔默著; 许广洁, 吴妍, 杨婷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80225-256-1

I. 我… II. ①帕…②许…③吴…④杨… III. 帕尔默 - 自传 IV. K837.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27539号

KISS AND TANGO: LOOKING FOR LOVE IN BUENOS AIRES

by MARINA PALMER

Copyright © 2005 by MARINA PALM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ERSON GRINBERG LITERARY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6-3580

我的探戈之恋

[美] 玛丽娜·帕尔默 著 许广洁 吴妍 杨婷 译

责任编辑: 段晓楣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陋室铭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60 × 970 1/16

印 张: 19.625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07年9月第一版 2007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256-1

定 价: 2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更换。

2001 年 10 月 10 日

我不想在最后一支探戈舞曲中留下遗憾——即使从街道对面的“陶尔”音像店传来的流行音乐声震耳欲聋,让我很难如愿。但是今天在进行第八场,也是最后一场表演的时候,我依旧合上了双眼,让扬声器里传来的探戈舞曲声不停地冲刷着自己,直到它浸透我的身躯,触摸到我的灵魂。也唯有它才能企及这片土地。转瞬间,我被带入一处幽深迷离的境地,瑞奇·马丁的歌声在我的耳边不复存在,而我的身体也暂时摆脱了由于日复一日在佛罗里达大街上表演所造成的长期伤痛。同时消退的还有巴勃罗的声音,“谁是这里领舞的——你还是我”?他总是这样一边在我的耳边咆哮,一边却又固守着那副“我疯狂地爱着你”的假面具。这次探戈仍然兑现了它的诺言,又一次携我飞向了一个名叫“幸福”的国度,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完美。

搂 抱

1. 拥抱。

2. 探戈舞伴持握时的一种站姿。

姿势准确，感觉似在天堂；

姿势不当，感觉如陷地狱。

1997年1月10日

这是要去哪儿？

还好，我的疑虑不久就被打消了。机舱服务长马蒂此时正在致辞，欢迎我们搭乘美国航空公司由纽约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845次航班——随后他告诉我们本次飞行时间共有十小时五十分钟。真是的！我倒希望他别多此一举。若要究其所以，就是因为十个小时未免太久了。

为了驱散心头平添的不快，我试着按马蒂建议的那样，背靠座椅，全身放松。就在这时，我突生一念：飞得越久，岂不离扬·罗必凯广告公司也就越远？这又让我打起几分精神来。只可惜，这种想法（连同带给我的慰藉）转瞬即逝，因为我不禁又回想起两小时前与客户经历的一番不愉快的通话。由于对其商业广告的成本估算比双方原本商定的开支多出一倍，他竟在电话中冲我大喊大叫。生活中时常会出现一些不如意的事，可那又能怎样呢？

飞机现在扶摇直上，渐渐远去。我斜过身子越过邻座的小伙子朝窗外瞥了一眼，不由得长嘘了一口气。我的想象终于得以挣脱现实的束缚，自由自在地驰骋于天际。我开始幻想起未来两周将呈现给我怎样的生

活。然而，此时我却意识到，在你心无他念的时候，幻想也变得艰难起来，自己一时竟毫无思绪。（此次布宜诺斯艾利斯之行完全是因为我的表妹海伦妮和她丈夫雅克恰巧在那儿工作，他们与设在当地的巴黎巴银行有为期三年的合约。否则，我绝不会考虑将那儿作为我的度假目的地，因为非洲、印度或是中国诸如此类的地方才是我的首选。）

我一边将手伸到放在前排座位底下的行李包内，摸着找口香糖，一边又在脑海里寻觅与阿根廷能有一丝半缕联系的事物，结果却是手脑皆空。见鬼，放哪儿了？！焦急难耐之间，我瞥了一眼邻座，看他是否在嚼口香糖。第一次注意，就发现这是一个帅小伙。的确英俊。他是不是一个马球手？嘿！终于找到一样和阿根廷有关的东西。

怎么竟能把它忘了？阿根廷频出帅气十足的马球手，这一点甚至连我也是早有耳闻。我借余光又瞅了一眼，他果然在嚼口香糖。虽然不是正面打量，也足以看出他是如此俊朗。如果说那方格衬衫袖筒里伸缩有力的二头肌姑且还能让人忍耐一时，那么那只舞动过一两只球棍的臂膀则不然，只能叫人春心荡漾。至于他那方形下颚周围蓄了两三天的短须，以及垂至肩头的乌黑卷发，勾勒出你有生以来见到的最为匀称的脸庞……我说过他很英俊吗？我意欲所指的是他的相貌可谓超凡脱俗。现在怎样才能鼓起勇气向他索要一块口香糖？为了不使自己的要求显得唐突无礼，我试图寻找一些话题：“你好。抱歉打扰一下，有什么不便吗？”不行。绝不能让自己做出这种事。于是，我又想方设法寻找理由说服自己，对方似乎已经完全陷入沉思——肯定也是一个孤芳自赏的男人。

算了。那么除了玩马球，在阿根廷还能干些什么？我问自己，试图借此平息我那汹涌澎湃的荷尔蒙所发出的震聋发聩之声。正是在这一天，当我寻思着其他能与阿根廷有关的事物时，我突然记起了探戈。由于从未亲眼目睹过，所以我对此毫无概念。不过，我倒的确喜欢跳舞，在罗马的时候，或是这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正值我还在出神之际，就被邻座给打断了。不过任谁也不会过于兴奋，因为这不仅未能让我为之一振，反而令我大为作呕。

我个人认为，说自己为此而受到了惊吓是不太合适。但是，看见自己

吐出的脏物兜在我的大腿上晃来晃去的时候，他脸上竟然没有半点愧色。更有甚者，吐完我一身之后，在接下来的十个小时里他一直向我侃侃而谈自己的生活经历（这与马球全无联系，只是些无聊乏味的琐事），而我这段时间里却是在竭力避免因其呕吐物散发出的阵阵恶臭所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只能希望这是好事降临前的一个征兆。如果说踩到狗屎或是有鸟粪落在身上能带来好运，那么在飞机上被陌生人吐了一身势必意味着你将吉星高照。

1997年1月11日

一到达表妹的寓所，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身上的衣物统统扔进焚化炉。是的，确切地说，这并不属实。但是如果当时确有一台焚化炉，我必会照做不误。那股难闻的气味总是挥之不去。我每到一处，它便会尾随而至，如同一条欲火中烧的雄狗对我的爱慕纠缠让我无法忍受。十次冲洗过后，我已俨然成为麦克白夫人^①：“滚开，该死的污渍！我说你快滚呀！”

在这天剩余的时光中，我所能做的也就是倦怠地躺在表妹家的沙发上，消解旅途的劳累，因为在离开纽约后的11个小时里我就没合过眼。真希望他们能将所有的夜间航班从此全都取消掉。现在我就剩下躺倒的一丝气力了，像坐起这样较为艰难的动作，当然是无力为之了。不知何时，海伦妮告诉我：

“为了向你的到来表示庆贺，今晚我们打算带你去参加一场米隆加舞会。”

（噢，太太太太太好了……正中下怀。在外玩乐一夜。不过，“米隆

^① 《麦克白》中有麦克白夫人“梦游”一场戏。此时的麦克白夫人为了洗净心灵杀戮的罪孽，在不停地搓着手。而此处的“我”为了洗去身上那股难闻的气味，也在不停地冲澡。

加”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不错!”我就说了这一句。

看着镜中的自己,我劝告“她”还是留在家中,但“她”却有意充耳不闻。扭曲变形的容貌(浮肿的双眼)急需彻底修补一番(浓妆艳抹)。

“小心啊,那下边可还有点儿肤色没盖住。”雅克自以为幽默地说道。

鼻涕虫的粘液干涸之后,很难再从A处移动到B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拖着沉甸甸的躯体,我跟在他们身后慢慢挪出了门。

“我们不会回来很晚,是吧?”面对着自己的骄横,我只有可怜兮兮地用哀求的声音问。

“夜晚才刚刚开始!”海伦妮的声音有些震颤。我看了看表,已经是星期三凌晨一点。真不知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夜晚究竟有多长?即使是在称为不夜城的纽约,我所认识的人们在这个时间也都早已舒服地裹在鸭绒被里,鼾然睡去了。

我们跳上——应该是他们跳上,我只能爬进——自家的雷诺克莱奥轿车,向附近一个叫“阿尔马格罗”的地方驶去。这里曾经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肉类和农产品市场所在地,现已成为当地的花园小区。离开出发地,途径几个昏暗的、甚至更为崎岖不平的街区后,雅克找到了一个停车场。

“当心!”海伦妮说,由于路面黑暗难以看清,我刚才差点儿在一个坑洼处扭了脚。我们迎面走去的那座建筑物,看上去很像是一个体育俱乐部或是体育馆。

“到了,阿尔马格罗俱乐部!”表妹夫妇一同欢呼起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凌晨一点三刻来到这样一个体育馆竟能让他们如此兴奋,真是令人费解。但是为了不扫他们的兴,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我也只能赞成地点点头,努力让更多的牙齿露出来。当我们停在前面买票的时候,我隐约闻到一股汗气与氯气相互掺杂的气味,心里默愿这只是由睡眠极度匮乏所引发的一种幻觉。

站在门口中间,发现大门内侧全由玻璃制成,被漆为黑色,有些地方

的涂料已经开始脱落。耳边传来的是低沉的乐曲声,但我听不出是什么曲子。

“那究竟是什么?”我问海伦妮。

“那是探戈。”她说道。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未曾想初次体验探戈的愿望竟能转眼实现。我的好奇心随即被激起,连瞌睡虫也不见了。

“这就是米隆加。”步入舞厅的时候,海伦妮对我说。

我们面前的房屋中央是流光溢彩的舞池,里面挤满了人。这些舞者你挤我贴地拥在一起,像是一罐复活的沙丁鱼,舞动的身躯形成一股巨大的涡流。他们是在跳舞。但这已与常景相去甚远,我也仅能推断出他们是在跳探戈。完全出乎所料。布宜诺斯艾利斯远在天边,这一点我早就知道。可谁曾想,她竟全然属于另外一个星球!而那些休息的人们,有的坐在舞池周围铺有栗色染布的桌子前,有的站在后边的吧台旁。而且目光所及,我看见的这些人,我是指每一个休息的人,都在抽烟。低悬的灯光,再加上混浊的烟雾,使得要想看清舞池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困难重重。不过这并无大碍,因为我已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

此前,我只是隐约知道探戈是一种双人舞。然而,直到今晚亲眼目睹这种能合而为一的神奇戏法之后,我才真正心领神会。看着一对对舞伴紧紧相拥,融为一体,我想到了雌雄同体的古老神话。他们不是由男女结成的探戈舞伴,而是合二为一的新生事物,是老男少女、高女矮男、瘦男胖女等等不同结合的产物。同时每对的结合也是各具特色,融于不同的身体部位:有些主要在胸口处粘连在一起,另外一些则脸颊相依,还有一些是额头紧贴,仿佛是在使用传心术传递舞蹈。其中有些躯体的结合似乎是信手拈来之举,但有些却又好似有意为之。在这些双性人中,他们有的舞姿优美、端庄,有的则又像是在表演危险的平衡动作,只见那雌性半边委身于对方,全靠高挺的前胸抵在另一边身上,而她那硕大的屁股又向后翘出老远。有一些看上去格外危险——譬如,当雌性的体积已是雄性的两倍大的时候——不过空气中一定有股魔力,否则整个晚上我不会见不到一个双性人跌倒。

转而观注他们的面部表情,我发现每位女士几乎都是闭目而跳,嘴角露出的微笑是我有生以来所看到的最为幸福的一种。那些男士相比之下却是皱眉蹙头,他们是在专心致志——还是若有痛楚?偶尔,他们的眉头也会舒展,表情有如腾云驾雾一般,并缀有一丝怪笑,甚至有一个竟然笑出声来。此情此景着实令我困惑不解。不知这种情绪的剧变由何而来?

“我看见其他人了。”雅克说道,我连绵起伏的思绪因此被打断。他和海伦妮约好和几个朋友见面,他们刚刚进来。跟他俩走到入口后,我就被介绍给了他们的一帮朋友,有罗伯特、费尔南多和卡罗莱娜,阿方索与他妻子默西迪斯——简称米奇。还没寒暄几句,罗伯特与米奇就径直去了舞池,他们看上去简直是迫不及待。很快我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这正是纯洁无瑕的激情使然。仿佛又被施了咒语一般,我的目光紧紧跟着他们,如同他们彼此那样,目光胶着在一起。如果他们当时的确还有呼吸,那么究竟何以为之,我无从知晓。我想,跳探戈的时候也许就用不着呼吸。反正,此时我是已经全然忘记了呼吸,只是在一味地盯着他们看!感觉是在凝视一面镜子,渐渐发现镜中的人正是自己。那边的那对舞伴就是我!由他们所展示出来的我,要比以往的我更加真实。这种震撼,令我一时难以回过神来。未曾想,在这儿,就在这世界另一个尽头的舞厅里,我竟能找到自我。虽然如此,我还是想知道,看见自己的妻子与另一个男人如漆似胶地粘连在一起,可怜的阿方索会做何感想。

到家的时候已是凌晨六点,我终于获准能去睡一会儿觉了。可是我却倦意全无。怪哉!

1997年1月12日

虽然正值布宜诺斯艾利斯数十年不遇的炙热天气,但我仍然决定今天下午出去走走。我急欲了解这座城市——而徒步穿行便是与一座城市亲密接触的唯一方式。虽然弄清一个新地方的布局要大费一番周折,可我却喜欢这样的挑战。相比之下,我甚至更喜欢迷路——这对我来说要容易一些——发觉自己原来是在朝相反的方向前行。因为疏忽,我常将

地图拿倒,在本应右拐的地方却向左转,致使自己时常身陷迷宫。这种情况也为我的旅行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它总能给我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不过有时也不尽然。比如说,阴差阳错之下,你在一个不知名的公园中举行的露天爵士音乐会上度过了一个下午的时光,而没有去参观亲戚向你强力推荐的一家“必去”的博物馆,便是其中的一例,而你体验到了更多的趣味。

然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你根本就不可能迷失方向。这里的人们异常友善,看到你埋头研究地图,他们会马上停下来问你要去哪儿。或许因为自己对西班牙语一无所知,他们也丝毫不懂英语、法语或是希腊语,你认为这可能会造成障碍,影响交流的清晰表达。但正如我今天所发现的,实际情况却令人大吃一惊。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每位普通市民而言,即使谈话双方都不懂对方的语言,这也不会构成任何不利的因素。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通常会使用手势语。在伦敦、巴黎和纽约这类地方,我常常因为用手势交流而遭斥责。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儿,我却遇到了手语系的同仁们。除了用手指指点、耸肩、摆手、摇头、竖眉和(或)提高声调这些举动之外,倘若再配以他们的洋泾浜英语和我那夹杂着意大利语尾音的法语,那么一个下午你就别想到达目的地,最后只能以闲谈而告终了。仅是为了找到位于五月广场的总统府,不知道自己就已经告诉了多少人,“我一半是希腊人,一半也是美国人。但我在伦敦长大,曾经就读于一所法国学校。”

有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年男子,身穿白色亚麻套装,头戴一顶时髦的草帽,朝我走来。他递给我一块裹了巧克力的杏仁夹心软糖:“送给一位甜美小姐一块甜美的糖!”我想他说的是这句话。尽管其中的确切含义我不清楚,但能猜出他的意思是说给我的糖很甜。我于是微笑着接受了这份礼物,然后又继续向前走,趁着这个时候将糖果剥开,砰地一下丢进了嘴里。巧克力糖渐渐化开,我也随之开始喜欢上了这里的人们。

终于找到了五月广场和总统府,即闻名于天下的玫瑰宫,也是粉红宫。就在这座宫殿为世人所熟知的平台上,最受人爱戴同时也最遭人憎恨的总统夫妇,胡安·多明戈·庇隆与他的妻子埃维塔曾向聚集在下方

广场上的人群挥手致意。时至今日，庇隆的遗政依然影响着这个国家政局的走向，而他也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对于这一点，你只需问问卡洛斯·梅内姆，庇隆党主席和阿根廷现任总统，就会有所领悟。在他看来，是庇隆使阿根廷发展壮大起来，让人民得以享有社会公平，但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和民粹主义独裁者，国家最后又因他而变得没落破败。后一种说法似乎更受雅克和海伦妮的朋友们的赞同，原因是庇隆的执政给他们家家都带来了一定的财产损失，这样的事实不会使他们成为总统坚定的拥护者。

在漫步穿过广场的时候，我注意到地面上画有一个很大的圆圈，里面是一个头巾的图案。出于好奇，我停下了脚步。这时，一位喂鸽子的老妇人走过来，竟操一口纯正的英语主动向我讲起有关“失踪者母亲”的故事：每逢星期四下午，她们如何头戴特制的白色方巾，在这块场地上默默地绕圈行走，一直坚持到最近。她们这样做是为了替在军事独裁时期（直至1982年才倒台）“失踪”的三万儿女表示抗议。

这位女士的一席话让我浑身一阵战栗。不过我得承认，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太久。当太阳升起，周围的万物都洋溢着生命气息的时候；当你置身于熙熙攘攘的都市之中，耳边不乏车马喧嚣声的时候；当你再看到一些人匆匆来往于各地，而另外一些又坐在公共长椅上，亲切而又愉快地畅谈家长里短的时候，死亡的恐怖早已离你远去。这里的人们看上去个个都是如此神采飞扬，你无法想象他们竟然能压制别人——坦率地说，我宁愿相信自己只是道听途说。

这座粉色的权力中心，不免让人感到荒唐可笑，我索性转过身去——粉色，天啊，怎么会有人想到要将它涂成粉色？这如何叫人去严肃地看待它？——沿着五月大道向国会广场走，我终于找到了相比之下要庄严很多的国会大厦。至少，它不是粉色的，而且也是一个适宜游览的场所。

漫步于宽阔的林阴大道是件令人赏心悦目的事情，这里的建筑物多半建于二十世纪初。那些规模宏大的建筑艺术精品，以及其间呈现出的自然衰退的迹象，使我想起了布达佩斯。这是同命相连的两座城市，都有一些叫人感伤的地方（这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市民欢快乐观的精神风

貌形成鲜明对照——布达佩斯有所不同,该市的自杀人数仅次于瑞典,排名位居第二),经历过国力昌盛的巅峰时刻之后,她们现在只能生活在昔日的辉煌里。但是,两地的咖啡店却是依旧生机勃勃、精彩纷呈,尤其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沿途的咖啡店如此之多,我有生以来都未曾见过。

感觉快要中暑了,我才在一家咖啡店停了下来:杜多尼咖啡馆。屋内的餐桌是大理石台面的,风雅别致,有顾客坐在旁边,仿佛大约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就已是这般情景。四周的墙面上挂满了当地最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和音乐家们的油画像,此外还有探戈舞大事记、乐谱和一些黑白照片。店内后面摆放了一些台球桌,甚至还设有两个小型的戏剧舞台,服务生告诉我那儿是用来举办探戈音乐会的。要了一杯菠萝浆汁——基本上就是菠萝沙冰——一饮而尽之后,感觉舒服多了,于是我准备继续沿大道前行。我总是期望着一路上能畅通无阻,不会有又宽又大、危险的公路突然将我前进的道路拦腰截断。

从专业角度上讲,七月九日大道并不属于公路的范畴。它是一条城市主干道——和我回家后在导游书上看到的一样,被称为“全世界最宽的一条道路”。而在我的书里,凡是能拥有十四个车道、行驶速度可达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道路都被称为公路。可是,过一条公路竟能让我感到如此惶恐不安,这还是第一次。可怜的五月大道古街从正中被一劈为二,就此留下一条深长的伤口,令人不免心生惋惜之情。曾几何时,我幻想着,而且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不必冒被卡车一辗而过的危险,就能轻快地从五月广场漫步到国会广场。只可惜,我不能如愿以偿。

最后,我终于安然无恙地穿越了这条公路,接着便向北沿七月九日大道走去。前方耸立着的一座建筑物仅能用硕大的蒂状物来描述,而且还是一个坚挺无比的蒂状物。其象征意义,即使是一个没有心理学学位的人,也能理解。虽然在各处的报刊亭里,我早已注意到了那些印有方尖碑的明信片,但看见眼前的实物,我还是羞得满脸通红。尽管如此,我仍不禁想到,这应该是“喜大”心理的一种表现。阿根廷素来以傲慢自大闻名于世(又一个与阿根廷相关联的事物),我想这种展示性功能的粗俗方式就是一个证明。问题的核心是,这位方尖碑的建造者究竟想以此偿代何

物？实话实说，因为在自命不凡的外表下，往往掩藏着的都是软弱无能的自我。有人想必会说，尖碑的尺寸影射的只是阿根廷男性大众生殖器官的大小，而不愿承认这是建筑师自我过度崇拜的一种表现，这一点不言而喻。但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建筑师自我崇拜的程度通常与上述人员生殖器官的大小又构成反比关系。那么二者究竟谁是？我困惑不解。

“姑娘，别去想这些污浊淫秽的东西了！”我对自己厉声呵斥道。

继续沿着七月九日大道走，沿途经过科隆歌剧院，我慢慢明白人们为什么要称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南美巴黎”了。尽管我不愿承认，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确是把欧洲的建筑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过来。然而，这条道路却令我对它渐生好感。需要指出的是，能在一座城市的中心地段修建一条拥有十四车道的公路是件奢侈的事情，虽然这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噪音和废气。我注意到这里的建筑呈现出的是一种兼收并蓄式的风格，其中既有高雅的，也有略显低俗的：别具风情的精美宫殿，令人心生恐惧的法西斯建筑群，用新制的钢架玻璃结构遮盖起来的早已年长日久的楼宇，尚未显露岁月印痕的石制门面背后那拥有百年历史的古楼。此外，闪烁的灯光和巨幅广告牌随处可见，为这幅拥有秩序与躁动、放纵与节制、颓败与辉煌迹象的都市丽景营造了一种和谐统一的效果。

在还没被它们砸到之前，我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科连特斯大道。这个地方让我想起百老汇：遍地是人，有从书店、剧院、影房涌向街道的，也有闲适地坐在咖啡馆和餐厅里的。虽然每个街区至少都拥有两家这样的休息场所，但是在星期三下午四点的时候也总是人满为患。并且，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咖啡馆和餐厅并不是小本经营的店铺，而是看上去每个都能容纳几百名客人的餐饮场所。表妹告诉我，阿根廷在被庇隆搞垮之前，曾经是世界第四大富国。这一点显而易见，因为法国过去甚至都有一句话，是说要和“阿根廷人一样富足”。不过，现在这里依然嗅得到铜臭味。人人都能无所事事，在工作日下午四点的时候全都坐在咖啡馆里消磨时光，对此还能做何别样的解释吗？还是其中仍有我尚未领悟的东西？

1997年1月13日

今天,我第一次去探戈舞学会上课。学会设在卡亚俄大道上,所在地是一幢建于世纪初的房屋,蕴含着一股迷人的韵味(就其年久失修程度而言),与其毗邻的便是国会大厦。

我必须承认,自己刚开始是有点紧张,或许也可能是有些兴奋,因为我觉得胃里恶心,双腿发抖,而且还有些焦躁不安。我希望能赶快开始上课,这样一来自己也就能够停止呼吸了,像我在阿尔马格罗俱乐部里看见罗伯特和米奇那样。

还没跳一步,一瓶一升半的依云矿泉水就已经被我喝得一干二净。天气依旧如同火烤一般,而人们仍然没有要装空调的概念,结果呆在屋里感觉就像是在蒸桑拿。天气炎热对我来说没有多大关系;事实上,我倒喜欢背心裙粘在身上时那种湿乎乎的感觉——特别是想到自己如果此刻是在纽约,会被活埋在三层毛衫之下时的情形。确切地说,当汗珠从脖颈渗出,流经腋下,由裙身内缝迂回至屁股,一直顺大腿而下,然后再沿小腿肚轻轻溅落在地面上的时候,我从中享受到的是一种快感,是一种心意荡然的感觉。唯一令我有几分不安的是,自己要将粘湿、盐浸的身体强贴在一位可怜的陌生人身上。可是,我的担心纯属多余。

规定的上课时间都过了四十五分钟,我们还没开始。屋内的其他几对学员似乎并不惊讶,所以连眉毛也没竖一下。我想他们对此根本就是全然无知。而这于我却有些烦闷,但同时也有点轻快。烦闷是因为我接受的是伦敦教育,时间观念在那里早已深入人心,人人做事都必须守时,这使得我也是深受其害;而轻快则是因为能从这种强制观念中得以解脱,不必总是担心迟到,这又让我满心欢喜。可问题是,要在时间面前做到若无其事,这需要时间(也需要行动)。于是,我便决定采取果断的措施——我不崇尚拖泥带水的作风——随即在那儿就把手表摘了。直到现在,我也再没戴过表。我甚至在认真考虑,是否应该将它直接丢掉。

我们的教练弗拉维奥终于露面了。他一来,就关上了所有的窗子,似